

【印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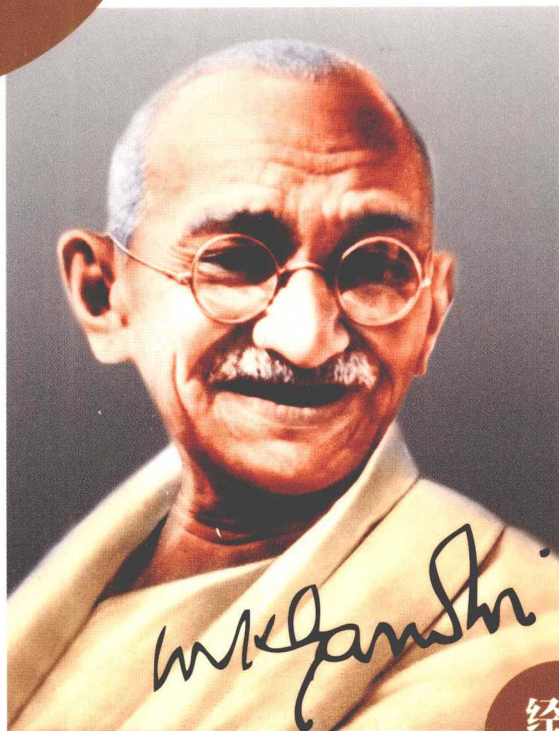
莫·卡·甘地 / 著

钟杰 / 译

信仰的自由

✧ 甘地自传 ✧

M. K. Gandhi



经典
权威本

mk Gandhi

► 信仰的自由

甘地自传

【印】莫·卡·甘地 / 著 钟杰 /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甘地自传 / (印) 甘地著; 钟杰译. —合肥: 安徽人民出版社, 2012.3

ISBN 978-7-212-04800-6

I. ①甘… II. ①甘… ②钟… III. ①甘地, M.K. (1869 ~ 1948) —自传
IV. ① K833.517=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39896 号

书名: 甘地自传

作者: (印) 莫·卡·甘地

出版人: 胡正义

选题策划: 曾 丽

责任编辑: 余 玲 梁 静

责任校对: 梁 静

责任印制: 刘 银

装帧设计: 程 慧 赵芝英

出 版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人民出版社 <http://www.ahpeople.com>

(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)

邮编: 230071

发 行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

(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)

邮编: 100011

电话: 010-64267120, 010-64266769 (传真)

印 刷: 北京亚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: (010) 52891770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印 张: 24 字 数: 368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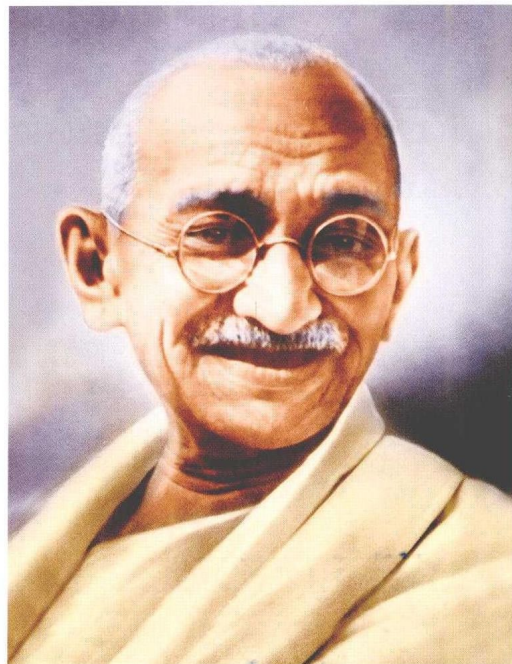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: 2012 年 6 月第 1 版

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12-04800-6

定 价: 36.8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莫·卡·甘地（1869～1948）

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



我认为甘地的观点是我们这个时期所有政治家中最高的。我们应该朝着他的精神方向努力：不是通过暴力达到我们的目的，而是不同你认为邪恶的势力结盟。

——著名物理学家 爱因斯坦

全人类良心的代言人。是他，使谦逊与真理的力量超过了强权的力量。

——美国前国务卿 马歇尔

照射在这一国土上的光辉并非普通的光芒，千年之后，它将永远放射出耀眼的光芒，世人们将看到这灿烂的光辉，因为它将给所有人带来慰藉。它代表生命和永恒的真理，为我们指引正确的道路，保护我们避免误入歧途，带领我们的古老国家走向自由。

——印度独立后首任总理 尼赫鲁



译者序

甘地是印度独立运动领袖，20世纪非暴力主义倡导者。甘地的景仰者之一爱因斯坦曾对他作出中肯的评价：一位不靠外在权威的扶持而成为本民族领袖的人；一位不是凭借投机取巧，也不是凭借技术装备，而是纯粹依靠令人信服的人格力量而成功的政治家；一位一贯反对使用武力的胜利的斗士；一位智慧与谦逊、果敢与坚定的人；一位将全部力量都用来推动民族崛起与改善民族命运的人；一位用纯粹的人性尊严对抗残暴，并在任何时刻都不屈服的人。在未来的时代，可能极少有人相信，这样一个血肉之躯曾经在地球上匆匆走过。

本书是甘地的自传，是甘地一生见证与实践真理的写照，书中记述了他从1869年到1928年间的人生经历。甘地所作的自传，为的是让更多的人感受到非暴力主义，实现自我克制，坚守道德底线，做追求真理的人。甘地一生身体力行实践着非暴力主义。“非暴力”意为不杀生，或不伤害。其核心是爱和感化，其方法是“坚持真理”。甘地竭力主张，人应当通过非暴力的手段，即采取自我牺牲和爱的行为，抑制不良感情，首先使自己“善”的本性显现出来，然后通过感化去唤醒犯错误者“善”的本性，使他们改邪归正。“非暴力不合作运动”是政治运动的一项伟大发明，能够唤醒人们心中的爱，消除社会上的各种罪恶。



甘地自传

原著的语言平实中蕴含着深刻，因译者时间和水平有限，恐未能将原作中诸多细节之处一一展现，管中窥豹，可见一斑，希望读者能够从译文中略微领略到原作的风采。译文中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，真诚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。

译者

自序

在四五年前，我的几个最亲近的同事建议我写一部自传，我答应了，并已经着手进行写作，可第一页还没写完，就发生了孟买暴动，这项工作也不得不停下来。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，使得我被关进了耶罗弗达狱。当时捷朗达斯先生恰与我同狱，他希望我放下别的事，继续写完这本自传。我告诉他，我已定好了一个学习计划，若不完成计划，我不打算再做其他事情。倘若在狱中服满刑期，其实我真的可以写完这部自传，况且出狱后还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完成它。史华密·阿南德现在再次希望我写自传，而我也已经写完了《南非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史》，于是我便准备在《新生活》上连载我的自传。史华密要我单独写成一本书出版，可是我没有足够的时间，只能一周一章这样写，反正我每周总得给《新生活》写专栏，那么就写自传吧。史华密同意了，我也就硬着头皮干了起来。

然而在我沉默的这段日子里，有一个敬畏神灵的朋友向我质疑，他说：“您怎么如此莽撞？写自传是西洋人的习惯，只有那些受了西洋人影响的东方人才写自传。而且您想写些什么呢？假如明天您否定了今天的原则，假如明天您改变了今天的计划，那些依据您的指示行事的人们不是要出错吗？难道您不觉得至少现在不写自传，会更好吗？”

我受过这种说法的影响。不过写一部自传并不是我真正的目的。我只是想用自传的形式讲述自己体验真理的无数经历，我平生只有这种体验，没有别的。只要把它们都说出来，采取什么形式倒无所谓。我相



信，并且也为自己的信念而自得。我觉得我写的所有这些体验对读者是有好处的。如今我在政治方面的体验，不但印度人民都知道，包括“文明的世界”的人民也了解一些了。这些体验对我价值不大，因此凭它们而获得的“圣雄”这一尊荣的价值就更小了。这个称号常使我深感痛苦，从未曾给我带来快乐。当然我更愿意分享我在精神方面的体验，这些只我一人才有的体验给予了我政治活动中的力量。它们只会增加我的谦虚，它们是真正属于精神层面上的，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。越是回望过去，我就越分明地察觉到自己的不足。三十年来我想要的、我争取的，就是自我实现，和神灵面对面，达到“莫克萨”（Moksha）^①。所有我说的、我写的、我在政治方面的冒险，都是为此，我为此而生，为此而行，而且锲而不舍地去实现它。我一直相信，我可以做到的事情，其他人也可能做到。所以我的实验是一直公开的，没有私下进行；而我并不认为这个事实的精神价值会因此而降低。当然有些事情只可意会不能言传，只有他一个人和他的神灵才知道。但我的体验不属于这一类，它们不仅是精神上的，更是道德上的，而道德就是宗教的本质。

这个故事只包括大人孩子都能理解的属于宗教的事情。只要我能够把这种体验以一种平和谦虚的方式讲述出来，众多体验者都可从中得到启发。科学工作者从不敢宣称他的实验就是最后的结论，他们始终谦逊，尽管实验极其准确、有远见、细致。同样，我也不敢说我的体验尽善尽美。我深刻地反省过，一再对每种心理状态进行探寻、检查和分析，但远不敢宣称我的结论就是最终的、正确的。我敢于宣称的只有一样——目前对我而言，我对真理的体验是最终的，也是绝对正确的。倘若不然，我就不能把它们作为采取行动的依据，而对行动的步骤加以增减。我必须坚决依据我原有的结论行事，从而使我的理性和良心得到满足。

我写自传不是为了讨论一些古板的原理，而是要说明它们在各种实践上的运用。因而我准备给这些篇章起一个共同的名字：我体验真理的故事，它包括“非暴力”、单身生活以及其他有别于真理的行为原则。然而对我而言，真理是最崇高的，包括无数其他的原则，它不仅指言论

① 意即脱离生与死的自由，最接近“解脱”之意。

的真实，也指思想的真实，不只是相对真理，更是绝对真理——永恒的原理，即神灵。无数个关于神灵的定义有多面的表现，这使我感到惊奇和敬畏，有时还会惶恐。然而我只把神灵当成真理来崇拜。我还没有找到它，还在继续追寻。为了找到真理，我宁愿牺牲最珍贵的东西，即使是生命，我也愿意贡献。然而只要这个绝对真理还不能实现，就得继续坚持我的相对真理。这个相对真理必须庇护着我，虽然寻找真理的道路像刀刃般径直、狭窄、锐利，我却觉得它是最便捷、最容易的。在我眼里，我犯过的喜马拉雅山般大的错误也已渺小，我遵道而行，不再悲伤。在前行的路上，我常隐约看到绝对真理的光辉，即神灵的光辉，只有这种光辉是真实的，每天在我心中闪亮。我想让那些愿意看到的人也看到，想和他们分享我的实验，分享我的信念。这些信念在进一步地成长：凡是我可以做到的事情，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小孩子也可以做到。追求真理的工具是简单的，但难得。一个天真的儿童完全可能拥有它，而自高自大的成人似乎完全不可能。追求真理的人应比尘土谦虚。世界可以把尘土都踏在脚下，但是追求真理的人必须低低的，谦虚到可以被尘土践踏。只有这样，也唯有那时，他才能够看到真理。至富（Vasishta）和妙友（Vishvamitra）^①的对话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。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也极其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。

如果读者在这几页里的内容中读出骄傲的情绪，那么他就应当知道我瞥见的是海市蜃楼，一定有什么错误。把像我这样的人毁灭吧，但让真理盛行。千万不要让我这种因毫厘之差而判断失误的人去降低真理的标准。

我希望人们也恳求人们不要把以下几章的内容奉为圭臬。此处所谈的一些体验，你们可以把它当做一种图解，可以参照它来进行实验，要依据自己的喜好和能力来操作。我相信如果仅限于这个范围，这些图解会发挥作用的；因为那些丑事，我既不会掩饰也不会少说。我希望读者

① 至富和妙友是印度史诗《罗摩衍那》中化敌为友的两圣者。至富属婆罗门，妙友属刹帝利。有一次妙友想偷至富的神牛，于是引起激战，最后妙友服罪，并承认至富的种姓是高于自己的种姓的，今后不再有所逾越。



了解我全部的错误。我不是要说我的为人有多好，而是想说我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的体验。我将尽可能使我自己的判断严格而又真切，因为我希望你们也如此。依据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自己，我必须同首陀罗一起高喊：

哪里会有一个坏人，
像我这样邪恶而令人生厌？
我已抛弃我的神，
我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。

我感到极度痛苦，我还离神灵那么遥远。我完全懂得，他统治着我的生命，而我是他的后代。我明白之所以离他那么遥远，是由于我还不能完全摆脱不良的情感。

不过我要停笔了，我会在下一章写一个真正的故事。

莫·卡·甘地

1925年11月26日于沙巴玛第学院

目 录

译者序 / 1

自 序 / 1

第一部 家世与求学 / 1

我的家世 / 3

童年岁月 / 5

童婚印象 / 7

新婚体验 / 9

中学生活 / 11

一个悲剧（上） / 14

一个悲剧（下） / 16

偷盗和赎罪 / 19

父亲离世 / 21

开始感知宗教 / 23

准备赴英留学 / 27

种姓身份被除 / 31

抵达伦敦 / 32

成为素食主义者 / 35

学做英国绅士 / 37

节俭的生活 / 40



饮食的新实验 / 43
我的羞涩性格 / 45
吐露结婚的事实 / 48
接触各种宗教 / 51
神灵给弱者以力量 / 53
纳拉扬·亨昌德罗 / 55
参观大博览会 / 59
取得律师资格 / 60
我的不安与无助 / 62

第二部 由孟买到南非 / 65

赖昌德巴伊 / 67
开始新的生活 / 69
第一宗案子 / 72
头一次打击 / 74
准备赴南非 / 76
抵达纳塔耳 / 78
头巾的问题 / 80
赴比勒托里亚途中 / 83
遭遇不公正对待 / 86
抵达比勒托里亚 / 89
与基督教徒往来 / 92
设法与印度人联系 / 95
印度侨民的悲惨 / 97
准备打官司 / 99
对基督教的见解 / 101
决定留在南非 / 104
定居纳塔耳 / 106
纳塔耳印度人大会 / 110
反对种族歧视 / 113
巴拉宋达朗 / 115
三英镑人头税 / 117
比较研究各种宗教 / 119
轻信同伴的后果 / 122

回到印度 / 124
在印度的见闻 / 127
我的两种秉性 / 129
参与孟买的集会 / 132
浦那和马德拉斯 / 134
争取舆论的支持 / 136

第三部 体验真理的故事 / 139

带着妻儿远航 / 141
另一种风暴 / 143
经受考验 / 145
风暴过后的平静 / 148
对儿女的教育 / 150
在医院做义工 / 153
禁欲（上） / 155
禁欲（下） / 157
崇尚简朴生活 / 160
波耳战争 / 162
卫生改革和饥荒救济 / 163
贵重的礼物 / 165
重返印度 / 167
当文书和听差 / 170
参加国民大会 / 172
寇松勋爵的朝觐 / 173
与戈克利相处一月（上） / 175
与戈克利相处一月（中） / 177
与戈克利相处一月（下） / 179
在贝纳勒斯 / 181
定居孟买 / 184
信仰经受考验 / 186
再次前往南非 / 189



第四部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/ 191

- “丧失了爱的劳动？” / 193
- 来自亚洲的专制者 / 195
- 忍受侮辱 / 196
- 自我牺牲的精神 / 198
- 自省的结果 / 199
- 为素食而作的牺牲 / 202
- 土疗和水疗实验 / 204
- 一个警告 / 205
- 与当权者斗争 / 207
- 回忆和忏悔 / 209
- 同欧洲朋友的亲密往来（上） / 211
- 同欧洲朋友的亲密往来（下） / 213
- 《印度舆论》 / 215
- 苦力集中地还是“隔度”？ / 217
- 黑死病（上） / 219
- 黑死病（下） / 221
- 火烧印度居民区 / 223
- 一本书的魔力 / 224
- 凤凰村 / 226
- 创刊第一夜 / 228
- 波拉克毅然前来 / 229
- 被神灵保佑的人 / 231
- 家庭生活一瞥 / 233
- 祖鲁人的“暴动” / 236
- 心灵的追寻 / 238
-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诞生 / 240
- 更多的在营养学上的实验 / 241
- 嘉斯杜白的勇气 / 242
- 家里的非暴力不合作 / 245
- 致力于自我克制 / 247
- 绝食 / 248
- 当校长 / 250

文字训练 / 252
精神训练 / 254
好与坏的差别 / 255
把绝食当做苦修 / 257
应戈克利之召去伦敦 / 258
战时志愿者 / 260
一个艰难的选择 / 261
小型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/ 263
戈克利的仁爱 / 265
胸膜炎的治疗 / 267
重返故国 / 268
当律师的一些回忆 / 270
法庭上的诚实 / 272
当事人变成同事 / 273
解救一个当事人 / 274

第五部 谋求印度自治 / 277

初次体验 / 279
与戈克利重逢 / 281
这是威胁吗？ / 282
圣提尼克坦 / 285
三等车乘客的悲哀 / 287
印度公仆社 / 288
坎巴庙会 / 289
拉克斯曼·朱拉 / 292
创立学院 / 295
遭遇风波 / 296
废除契约制度 / 299
反对“三卡塔”制 / 302
文雅的比哈尔人 / 304
面对着“非暴力” / 306
撤销诉讼 / 308
调查三巴郎 / 310
同伴们 / 312



深入农村 / 314
得到副省长的支持 / 316
与劳动者接触 / 317
学院概况 / 319
再次绝食 / 320
凯达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/ 323
偷洋葱的贼 / 325
凯达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结束 / 327
走向团结 / 328
征兵运动 / 330
平生第一场大病 / 335
劳莱特法案和我的窘境 / 337
奇观 / 340
难忘的一周！（上） / 342
难忘的一周！（下） / 346
铸成大错 / 348
《新生活》和《青年印度》 / 349
在旁遮普的经历 / 352
护牛与抵制英货 / 354
阿姆里察国大党大会 / 357
国大党的入党礼 / 359
土布运动的诞生 / 361
发展手工纺织 / 362
与纺织厂主的对话 / 365
大势所趋 / 367
在拿格浦 / 369

尾 声 / 371